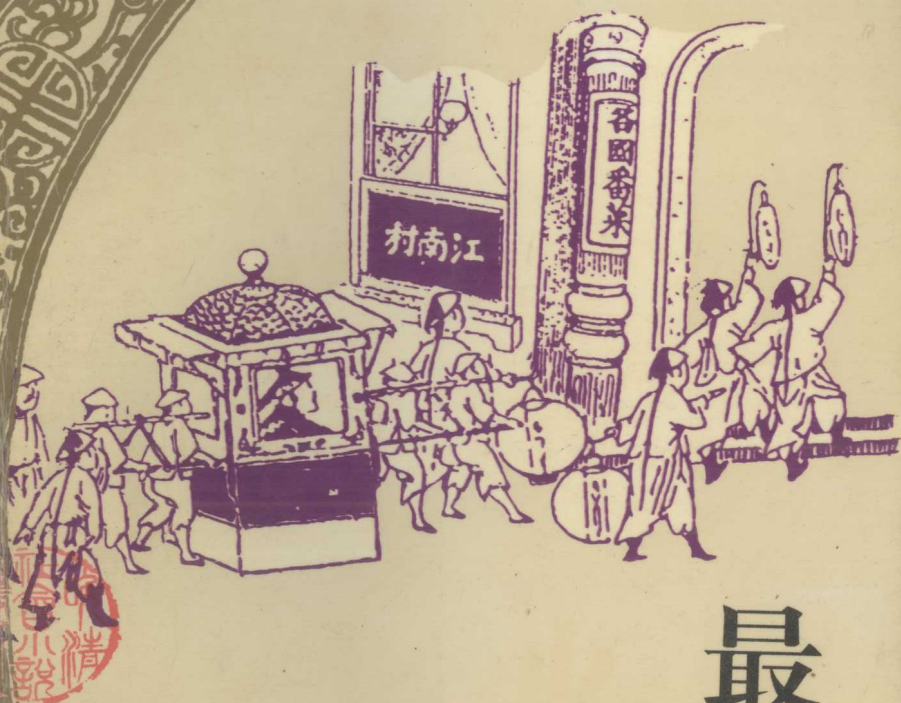




最近社会 秘密史

陆士谔
著

晚清社会小说丛书

陆士谔 著

最近社会秘密史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最近社会秘密史》由若干个小故事组成,其中多为发生上海一带的奇闻怪事。虽说是奇闻怪事,但都有其真实性,真实地揭露了晚清时期官府的黑暗、腐败以及社会风气的堕落、败坏。

《医界现形记》描写医界一些庸医不择手段聚敛钱财的骗人伎俩。如程荷甫居然以“烛垢丸”而扬名发迹,岂不怪哉!小说也描绘了有才学的青年吴生与尚书女娉娉的爱情受阻、娉娉借尸还魂、二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很是优美动人。

丛书主编:彭黎明 何香久

晚清社会小说丛书

最近社会秘密史

陆士谔 著

责任编辑:冯秀娟 装帧设计:李文侠

美术编辑:李文章 责任校对:贾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柏林北路)

经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12.375印张 310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3.50元

ISBN7—80611—481—5/I·470

前 言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醒了清政府的泱泱大国梦；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政策，使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现实，使浊者更浊：国库空虚，促使了大小官僚更加贪婪，横征暴敛，搜刮民财，造成了这一历史阶段政治上最为黑暗；清者更清：早就对封建社会不满的知识阶层，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抨击政府的昏聩，唤起沉睡中的民众，来寻求一条外抗强侮，内求光明的道路。“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效光明？书生一掬伤心泪，誓洒天下救众生。”（李伯元《活地狱》）正是有这样的社会背景，才有了晚清时期异彩纷呈、百味杂陈的小说世界。

晚清小说，其显著特点是大部分作品都表现了对社会的关注，更多的作者以积极的态度去关心时局，关心社会生活，自觉地把手中的笔当作斗争的武器，使资产阶级革命的激烈思想得以传播。

这些小说有别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假托前朝史实，或借古讽今，借古喻今。他们反映当代生活，揭露当代黑暗，抨击当代暴政，以当代的官

场为背景,以当代的重大事件入小说,笔触遍及政治、外交、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扩大了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范围,加强了小说创作的社会作用。

晚清社会小说在艺术上的特点,也有其值得肯定之处。首先,是它的讽刺艺术。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那些赴汤蹈火、拔树举鼎的英雄,而是贪污与媚外的官僚及其爪牙,是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买办、汉奸,还有就是一些市侩人物、洋场恶少、酸腐文人、斗方名士……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入画。小说家们以漫画化的笔墨撕去了这个罪恶社会的种种假面。这种创作手法把大多数作家引上了批判现实的创作道路。

其次,晚清的长篇小说,很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小说结构,这种长篇即是连环的短篇。从整体上显得比较松散,但每一章回皆可独立成篇,又都服从于一个既定的主题。

晚清社会小说也有它在艺术上的通病,如鲁迅所指出的“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其辞,以合时人嗜好”等等,有的也不免失诸于浮躁、浅薄,过分地显露,人物性格脸谱化,程式化。这些通弊与当时局势的危艰是有关系的,世乱日亟,国亡在即,愤怒不遑的作家们不可能精雕细刻,“辞气浮躁,笔无藏锋”是不易避免的。不仅是小说,那个时期的其它文学形式的作品,比如诗词、戏剧也概莫能外。

我们所选编的这套“晚清社会小说”以思想性、艺术性及其在当时的影响为主要标准。由于这几部书原版本程度不同的存在着错讹之处,在编选过程中,我们请河北大学、天津图书馆的一些专家进行了点校。其中有几部因多处涉及到晚清时期的典章、官制及方言,为了方便读者,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编 者

1994年12月

目

录

最近社会秘密史

陆士谔 著
张 磊 赵晟校点

- 第 一 回 创奇闻养儿借肚 (1)
营新业娶妾发财
- 第 二 回 柳浩然初现真面目 (9)
中学堂大起醋海波
- 第 三 回 游张园盛衰感今昔 (16)
购橡胶成败论英雄
- 第 四 回 历史课芍卿出奇谋 (24)
镶边酒浩然闹笑柄
- 第 五 回 他乡遇旧友陋室春生 (32)
悬榻留嘉宾故人情重
- 第 六 回 医药发明肝风灭火 (43)
见财起意硬做奸情
- 第 七 回 华国光穷途遇知己 (52)
袁厚甫病笃托孤儿

- 第八回 出奇谋忠心贯日 (60)
报主德义气干云
- 第九回 劫典铺强盗冒官兵 (69)
匿汇票奸主遇猾仆
- 第十回 合秘药土棍盗尸骨 (76)
征人情议员开寿筵
- 第十一回 排云驭气奇士飞行 (84)
掣电轰雷乌龟泄忿
- 第十二回 论市面先机决乱兆 (93)
奖银行片语挽狂澜
- 第十三回 释格致大学补全书 (101)
挽颓风精勤振疲俗
- 第十四回 停工厂邻佣小斗口 (109)
倒银号沪市大恐慌
- 第十五回 莘二公无意遇皇亲 (114)
庄长寿有心交荡子
- 第十六回 贩婢女典史发财 (121)
赔夫人侍郎得志
- 第十七回 善结纳荣伯遇真人 (129)
论投机菊吟溯往事
- 第十八回 莘二公巧计设钱庄 (137)
庄长寿雄心霸橡股
- 第十九回 苦茗饮去傻子迷心 (146)
惊耗传来巨商失色
- 第二十回 地撼天摇财神倒运 (155)
风凄月黑贼子吟诗
- 第二十一回 老套头弟昆合妇 (164)
新花样三代同科

第二十二回	督部堂颁出取缔法 平安里飞来暗杀弹	(174)
第二十三回	流氓枪毙金琴荪 帮匪巧劫四十埠	(182)
第二十四回	周画师终朝懒动笔 汪老大镇日死要钱	(190)
第二十五回	恶风潮市儉惊心 空城计乡愚受骗	(198)
第二十六回	卢至长鄙吝触天神 王慎言吟诗荡祖产	(205)
第二十七回	老法师登台招天将 留学生奋勇捉狐妖	(213)
第二十八回	总办持强占侄媳 村女仗势控亲爹	(220)

医界现形记

郁闻尧 著
王永华 校点

序		(229)
序		(231)
小引		(233)
第 一 回	松江府问签初起点 杭州城投庙巧遇缘	 (234)
第 二 回	卫生取法得传薪 妙令翻新征本草	 (241)
第 三 回	治病竟投霹雳火 思家不弃糟糠妻	 (251)

第 四 回	光棍感恩除疟疾 大王设计请医生	(257)
第 五 回	刘廷楠山上说降 程荷甫江边遇盗	(263)
第 六 回	张善人入梦论瘟疫 钱塘县签票拿医生	(268)
第 七 回	诊关道远投镇江府 拜医王大闹海天村	(276)
第 八 回	恶棍设谋陷粪窖 名医误事下血孩	(284)
第 九 回	写别字庸医受辱 洋种子妙法翻新	(291)
第 十 回	内廷请脉医士受惊 外国本经大方貽笑	(296)
第 十 一 回	平山堂上名医大会 喇叭声中方子错开	(301)
第 十 二 回	百岁老人买假药 一朝强种有灵丹	(307)
第 十 三 回	误病症割除胡子 巧姻缘打下祸胎	(312)
第 十 四 回	小书生折辱老名医 真才女钟情佳公子	(319)
第 十 五 回	六监督虚文兴医学 李明府实力培人才	(328)
第 十 六 回	吴云翥因醉误佳期 莫夫人赴斋成好会	(335)
第 十 七 回	贤侯误丧柱石身 庸医遗失珊瑚顶	(343)

第十八回	论医学中西一贯 续良缘桑梓重还	 (347)
第十九回	花开红白诗同赋 医判高低诀易知	 (354)
第二十回	弃誓背盟生死别 崇论宏议西法中传	 (362)
第二十一回	吴云翥论功受赏 贾娉娘借体还魂	 (374)
第二十二回	程蓉帆巧避危症 杨美棠善治下疳	 (382)

最近社会秘密史

· 陆士谔 著
· 张 磊 赵 晟 校点

第一回

创奇闻养儿借肚

营新业娶妾发财

呵呵，在下陆士谔，侨寓上海，屈指算来已有十多个年头，稀奇古怪事情，耳朵里听也听够了，眼睛里瞧也瞧饱了，敢夸句大话，凭你精灵鬼怪，要瞒我陆士谔是万万不能。哪知近几年来，上海各社会种种举动，士谔见了也很惊奇骇怪。士谔的朋友见士谔这个样子，便都前来驳问，驳得士谔口哑无言。内中要算沈一帆，嘲笑得最为利害。

沈一帆，名鳌，字厉深，一帆就是他的别号。士谔撰《新上海》时，曾借重他做过书里头主人，现在他既然格外嘲笑我，舍不得硬拉他进来，充做本书的线索。当下我就问他：“为甚嘲笑我？”

一帆道：“云翔一竟吹得好大的牛皮。魑魅伎俩、鬼蜮行为，都瞒不了你两个眼珠子，现在那副惊异骇异神情，自己向镜子瞧瞧，究竟怎样？倘果然瞒不了你，必定是习熟见闻，以为当然了，还惊骇点子什么？”

士谔道：“那可不能笑我。我所晓得的，不过是魑魅鬼蜮。魑魅鬼蜮里的魑魅鬼蜮，叫我如何会晓得？你瞧现在上海人各种举动，还是从前人样子么？从前上海人，不过是奇怪两个字。现在是奇之又奇，怪之又怪，并且怪为不怪，奇无足奇，叫我如何不要惊骇。”

一帆道：“我也不晓得他是进步，还是退化。”

一帆道：“照道德一边讲，自然是退化了。”

士谔道：“除了道德，还有什么步可进？”

一帆道：“不必谈他了。今天我雇一部马车在，可肯陪我张园去逛一会子？”

士谔道：“一帆怎么也阔起来了？跑马市里包着马车出风头。”

一帆道：“谁情愿坐甚马车，跑马时光的马车更是没有趣味。外国人赛马，干我们甚事，也要去趁热闹。”

士谔道：“外人赛马，中国人赛马车，一般的赌赛呢。赛马的在跑马场，赛马车的在张园。”

一帆道：“坐马车的人，哪里有甚比赛的心思，不过趁热闹闲逛逛罢了。”

士谔道：“这是你自己这么着想罢了，如何可以推想到别人身上。那些艳女俊男，都趁这几天里头大出其风头，头上的插戴，身上的衣裳，租也租点子来装装场面。那班人到了张园，互相瞧看，互相比赛——发辮哪个光滑，衣服首饰哪个华丽，哪个入时，新光珠哪个粗，钻石戒哪个晶莹，以及袜履之清洁，马车之精良，争奇斗胜，个个都愿赛过了别人，争起一张面子。所以我说中国人

赛马车呢。”

一帆道：“外国人赛马，是比赛马的速力。”

士谔道：“中国人赛马车，是比赛马车的阔绰。总之一句：外国人是赛武，中国人是赛富。外国人样样争强，中国人也样样争强，不过比赛的宗旨各自不同罢了。”

一帆道：“这样说来，中国人坐马车是出风头，外国人跑马也是出风头了。”

士谔道：“跑马的风头何尝不健，哪个跑了第一，千人鼓掌，万众欢迎，那时光，得意神情正是不可比拟呢。”

一帆道：“外国人的风头，我虽是艳羨着，只是没这本领。中国人风头没什么意思，就是能够，我也不屑。”

士谔道：“你今回怎么有这兴致，坐起马来来？”

一帆道：“洽记里的老板，我替他诊了几回病，他谢我钱不受，死活定要拖我去坐马车，我却不过情，才应允了，不然谁耐烦干这俗不可耐的事。”

士谔道：“坐马车算是俗事，孔夫子第一个俗人了。”

一帆道：“孔夫子一车两马，仆仆道途，岂也是为出风头么？”

士谔笑道：“我也不过说句玩话，难道真个现在那班滑头少年可与孔夫子相提并论么？”

一帆道：“上海地方的人，没有一个有一根雅骨；上海地方的事，没一件有点子雅气。”

士谔道：“像你这种雅人，住在俗不可耐的俗地方，终日同着俗人往来酬酢，熏也熏俗了。”

一帆道：“住在俗地方，如果就会熏俗，哪个人雅煞也瞧得见了。”

士谔道：“一帆真自负不浅。”

正说着，忽听隔壁鼎沸也似闹起来，夹着妇女哭骂的声音。一

帆忙问“什么？”

士澍道：“无非是争风吃醋，除了此，还有甚事？”

一帆道：“云翔怎么这样的武断，瞧都没有去瞧，就会断定是争风吃醋。”

士澍道：“你也不想想，这里是我的寓庐，左右邻舍，哪一家我不熟悉，断起来自然不会错什么了。现在吵闹的那家是右邻，主人很胖很胖一个大胖子，听说在铁路上做生意的。家里一妻一妾，那个妾还是新娶的呢。当没有纳这妾时光，胖子在外轧上一个姘头，家里妻子不时同他吵闹。有一天晚上，我因替人家撰了篇序文，睡得晚了点子，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熟，到两点多钟，忽听他们吵闹起来。那时候，万籁俱寂，一句句皆听得异常清楚，听得我捧腹大笑，肚肠都几乎笑断。”

一帆道：“什么事？这般好笑。”

士澍道：“初闹时光是妇人声音，听那妇人带哭带骂的道：‘我这种日子不要过了，你给我三钱生鸦片烟，让我吃了，让你去逍遥自在，成日成夜躲在外边，没个人来管你了。’男子道：‘快不要这样，你且听我同你讲话。’妇人道：‘凭你讲什么话，我总不愿意听。我进了你的门，几曾享过一天的福，跟着你受苦直到如今。到如今，粗粗有口饭吃，你倒就要逍遥快活了。你也想想饿一顿、挨一顿的时光，倘没有我起五更，爬早起，收衣裳洗，做女裁缝，蓬头赤脚，鸡叫做到鬼叫帮着你，你可就能有今日的日子？你现在吃是吃的饱了，穿是穿的暖了，身体是养肥了，气派是变大了，就嫌我老，嫌我丑，不要我了，另外和年轻貌美的妖精好上了，成日成夜躲在那里，不想家来了。你既是喜欢妖精，蹙脚时光，有本领就去同她好，看她会肯同你这样受苦？恐怕推开你不及呢。你这没良心的东西，瞧你有好日子过，我做鬼也决不放你过门！’又听男子冷冷的答道：‘这样想不开做什么。我又

不是不同你要好，我们恩爱依然如旧。我又不是要快活，去吊人家膀子，我的吊膀子，无非为宗桃起见。你我都是四十往来的人，说大虽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一男半女都没有。帛一个膀子，又不费什么钱，我想揩揩油，或者揩着个把儿子，也是很合算的事，你不是现现成成就有母亲做了么？我不喜欢女色，你也知道的，怎么忽地想不穿起来？和我过不去。’一帆你想，天下凭你怎样算盘精工的人，养儿子总不会揩油的，他连养儿子都想揩油，不是空前绝后的大笑话么？”

一帆听了，也笑起来，随问后来怎样。士谔道：“后来我也不去听他了。”

一帆道：“他那个儿子，到底揩着没有？”

士谔道：“那可没有仔细，想来总还没有揩着，如果揩着了，那个妾也不见会纳了。”

一帆道：“云翔你听，吵闹的愈加利害了。”

士谔侧耳一听，只听“豁琅”一声，好似摔碎了碗盏似的，接着乒乒乓乓一阵乱响。此时大老婆的骂声、打声，小老婆的哭声、喊声，娘姨、大姐劝解声，邻人拉扯声，男子呵责声，又间着拍桌声、摔碗声、跺脚声，杂沓并作。

一帆要瞧热闹，走至门口窥探，一点子都瞧不见。只见黑压压一簇都是人，万头攒动，宛似乡村演剧一般。士谔拖住一帆道：“隔壁戏宜听不宜瞧，你怎么也俗起来了？”一帆一笑，也就止了。

一帆道：“这揩油朋友，怎么会纳起妾来？”

士谔道：“他这位姨太太，也没有花过大钱，听说只费掉一百多块钱呢。人材到还去得过。”

一帆道：“价值何其便宜？”

士谔道：“是浦东地方小户人家女儿，也是个真宝货。进门第二日，就前街后巷满街的乱闯，见担买担，零星食物买到手，随

走随吃，动不动就打着浦东白骂人道：‘×那娘’，第二个也弗怕舍人。到第三天，逼着男子要去看戏，男子不肯，她就哭着、闹着，吵一个不可开交。”

一帆道：“新娘子家这样的落拓，倒也没见过。可知一个人便宜货贪不得，倘使多费几个钱，总不见会纳着这种宝货。”

士谔道：“这就叫做贪小失大。”

一帆道：“你可晓得上海地方娶妾要发财的人有没有？”

士谔道：“你问得，那总是有的。然而，我总有点子疑惑，那情愿做小老婆的人，手里头总不见有甚钱；就有，也瞧得见的。”

一帆道：“这句话可就不确了。像田雨轩观察的女公子久姐，怕少了钱不成？她却立誓愿做人家小老婆，决不肯仿大老婆，她说：‘做大老婆的女子，都因前世做了孽，所以罚到今世来受苦。’”

士谔道：“这种石破天惊的议论，我真从没有听说过。照她这样说，欧美各国不行纳妾的又怎么办呢？然而这种奇女子，中国地方也不多的。那娶妾要发财，又用着什么法子？”

一帆道：“你试猜一猜。”

士谔道：“敢是暗纵小老婆秘密卖淫，他却于中取利？”

一帆摇头道：“那也不定是要小老婆做的，大老婆、女孩儿都可以。上海这种秘密堂子，不知有到多少，又何足为奇呢？”

士谔道：“那必是商通了，串那仙人跳、扎火囤老戏了。”

一帆道：“也不是仙人跳、扎火囤，非但不必小老婆，并且也不必大老婆。上海的仙人跳、扎火囤，都是流氓和野鸡合串的多。”

士谔道：“猜不着了。生财的路子不过这两条。这不是，那不是，是什么呢？”

一帆道：“那人把小老婆当做贩卖品呢。”

士谔骇问道：“小老婆也好贩卖的么？”

一帆道：“怎么不可以。这个人住在闸北，去年子连纳了三个

小老婆，现在已经通通卖掉，足足赚进三倍之利。他四处八路都托着人，见有年轻女子，只要面孔去得过，价钱便宜点子，就娶到家里来，停过一月、两月，有好户头，肯出高价，就转卖出去。听说他去年子卖掉五、六个小老婆，足足赚到三千金左右。”

士谔道：“竟有这种事情，奇怪极了。我不但没有瞧儿过，连听也没有听人家讲过。”

一帆道：“你今天有事没事？”

士谔道：“没甚事，不过想到虹口去望一个朋友。”

一帆道：“你的朋友我都认识，虹口去望谁？”

士谔道：“这个人你可不认识，是浙江慈溪人，教育学堂学生，学问虽不见怎样，品行是极好的。碰着他，他总向我讲道德上的话。声、色、货、利，从没有见他谈过，这个人，真是纯粹君子。我住在上海认识的人，要算他第一个正直呢。”

一帆肃然道：“上海地方还有这样的人？可敬、可敬。我横竖没事，就同你一起去拜拜他。”

士谔道：“怎么这样兴致好？你往常不大肯相与人的。”

一帆道：“庸夫俗子，我一睹他的影就厌烦了。这样的高贤，同住在一地，岂可失之交臂。”

士谔道：“像你这样好士，不要说上海地方，就内地里也不多见。”

一帆道：“此公姓甚名谁？”

士谔道：“姓柳，名浩然，现在虹口开着一个学堂。那学堂原是教会里女教士开办的，柳君在学堂担任教授道学，现在女教士回国去了，学堂无人办理，柳君就自筹经费，接办下来，改学堂名叫‘邦人讲舍’，把高等小学改为中学堂，办理的十分发达。”

一帆道：“此公也是个宗教家了？”

士谔道：“柳君虽也崇奉耶教，但是行为、议论却与寻常腐败